

## 楔子 自己移動的咖啡杯

入夜的醫院病房很安靜，多數病人已經熄燈休息，探病的人紛紛離去，看護的家屬回到病床邊，長廊裡空無一人，偶爾來回往返的是巡房護士。

陳惠潔拿著血壓計，在負責的病房裡穿梭。

她身材姣好又年輕，有一雙會說話的美麗電眼，聲音格外甜美溫柔，有些年輕的男病患被她注視時，會害羞得耳垂微微泛紅。

在網路上，陳惠潔被封為護士界的林志玲，因為這個封號，她曾經受邀參加過綜藝節目的錄製。

她不僅漂亮，還很溫柔，對待病人總是輕言細語，被照顧過的病人常會要求加入她的臉書好友，關注她的動態消息。

有病患們說：「對著 Miss 陳微笑，是一種效果很好的物理治療。」

總之，她是個很受病患歡迎的好護士，這點，連愛挑剔的護士長也無法否認。

她走進 708 病房，這裡是單人病房，病人叫做袁甄鈺，十八歲，罹患先天性心臟病，隨著年紀增長，病況越來越嚴重，嚴重到需要動換心手術。

她是白郁薇的病人，而郁薇在去年把她排入換心名單中，從小到大，她經常出入醫院，而這次她已經在醫院住超過三個星期，情況相當不樂觀。

看見陳惠潔帶著血壓計進來，袁甄鈺很開心，連忙坐起來，把床頭櫃上的紙袋遞給她。

「惠潔姊，請妳喝拿鐵。」

陳惠潔接過紙袋，斜睨著她，點點她的鼻子，問：「誰幫妳買的？」

「是我請李阿姨買的。」

李阿姨是袁甄鈺的看護，每次進醫院，幾乎都是李阿姨來照顧她。

「妳沒偷喝吧？」

「哪敢啊，李阿姨很凶呢。」

她縮縮脖子，吐吐舌頭，可愛的表情讓陳惠潔忍不住捏捏她的鼻子。

袁甄鈺長得相當漂亮，五官明媚、甜美可人，如果不是臉色蒼白、帶著病容，陳惠潔敢保證，在網路上做幾場直播，袁甄鈺肯定能榮登宅男女神寶座。

「就是要找個凶的管管妳，妳對咖啡因敏感，心跳容易受影響，還敢喝咖啡？皮！」

「我很早就戒咖啡啦，惠潔姊快喝嘛，讓我聞聞味道也好。」她愛嬌地拉著陳惠潔的手晃。

「饑成這樣？先等等，讓我量完血壓。」

幫袁甄鈺量過血壓，陳惠潔朝她攤攤手，她笑著張開手臂、挺出胸口，陳惠潔把耳朵貼在她胸前、傾聽她的心跳聲。

「今天它很乖哦，沒有亂跳。」

陳惠潔說完，兩人相視而笑。

這是袁甄鈺的姊姊常對她做的動作，她說：「妳的心臟乖乖的，姊就不害怕。」

陳惠潔打開咖啡杯蓋，放在床頭櫃，濃濃的咖啡氣味傳出來，袁甄鈺滿足地深吸

一口氣，讓肺裡灌滿咖啡香。

陳惠潔忍不住笑開，坐在病床邊，順順袁甄鈺的頭髮，溫柔地笑著。

甄鈺和姊姊甄玥的父母親，在甄鈺國中那年發生車禍、雙雙去世，留下一間老舊公寓和一筆保險金給她們，姊妹倆靠著那筆錢生活，但甄鈺的心臟病大口大口地啃著那筆錢。

去年，甄鈺的狀況越來越嚴重，白醫師將她排進換心名單中，只是這個手術加上之後的照顧，需要一筆很大的費用，考慮過後，甄玥放棄大學，開始打工，她積極賺錢存錢，想治好妹妹的病。

正是因為知道姊妹倆的情感，陳惠潔才會學著袁甄玥的習慣，給袁甄鈺一點安慰。

「惠潔姊，我姊已經三天沒來看我，妳知道她去哪裡嗎？」

三天？陳惠潔皺起眉，問：「甄玥有沒有打電話給妳或李阿姨？」

「沒，也沒有回我的 LINE，我很擔心。」

她思索片刻後回答，「我知道她接到去大陸出差的工作，聽說要去一、兩個月，她擔心妳一個人在台灣，但對方給的酬勞很多……會不會她已經過去了？如果是的話，那裡封鎖 LINE，而她一忙起來很可能沒辦法接手機，聯絡不到也是正常的。別擔心，我再幫妳聯絡看看。」

「謝謝惠潔姊。」

「不要跟我客氣。」

「都是我拖累姊姊，如果沒有我……」

陳惠潔摀住她的嘴巴，斜眼瞪她。「別胡思亂想，不然……甄玥不在，我代替她打妳屁股。」

說著兩人又笑起來，陳惠潔摸摸袁甄鈺的頭說：「早點休息，別想些有的沒的，妳健康起來，甄玥才能安心，現在姊姊照顧妳，以後輪到妳去照顧姊姊。」

「嗯。」袁甄鈺抱住她的腰，把頭埋進她胸口，片刻後道：「惠潔姊姊真溫柔。」幫袁甄鈺拉好棉被，陳惠潔準備離開，袁甄鈺喊住她，「惠潔姊，別忘記咖啡。」

「謝謝。」陳惠潔拿起咖啡衝著她一笑。

「等我賺錢，請惠潔姊姊吃更好的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

離開病房，回到護理站，陳惠潔看著咖啡，忍不住又笑開，甄鈺很可愛，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很喜歡她，真心希望她能手術成功，健健康康長大。

護理站裡面沒有人，值班護士都去巡房了，她把咖啡放在桌上，先將病人的血壓心跳記錄到病歷裡面，她一面寫著，一面伸手拿咖啡，一下、兩下……怎麼會沒拿到？

她轉頭看去，愣了一下，剛才……她有把咖啡放得那麼遠嗎？

想不起剛剛的情況，她搖搖頭，覺得可能是忘記了，她聳聳肩，站起來，把咖啡端過來喝兩口，坐下來放到手肘旁邊，繼續做記錄。

填好兩本，她再度伸手拿咖啡……咦？又沒拿到？

她抬起頭，發現咖啡再度離自己一隻手臂遠，帶著試探，她把咖啡拿起來喝了一

口，放在手邊，拿起筆，她的眼睛卻是盯著咖啡，然後……看見了！

咖啡居然、居然自己移動！

倏地，她全身汗毛立起來，寒意迅速從腳底竄上，丟下原子筆，她離開座位，屁股緊緊抵在另一端的桌邊。

她的眼睛越張越大、呼吸越來越急促，幾乎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聲，因為咖啡正一點一點慢慢移動著，就在咖啡杯離桌緣二十公分左右時，像是有一股強大的外力猛然拉扯，咖啡被甩到地板。

啪的一聲，咖啡灑了滿地，濃濃的咖啡香迅速在空氣中彌漫。

她嚇傻了，摀著胸口，喘息不定，心臟狂烈跳動，幾乎要跳出胸口。

盯著噴濺滿地的咖啡，她愣愣的想，是作夢嗎？太累了嗎？是幻想，還是……

她試著把剛才的情景合理化，卻被突然響起的巨響震得整個人都要跳起來。

砰！

在無人的護理站裡，突如其来的一聲讓人嚇破膽，陳惠潔猛然轉頭，本來半開的櫃子門重重關上，像是被人甩上。

她必須離開、必須逃跑！

陳惠潔扶著桌面，支撐著自己抖個不停的身體，這時候，一聲長長的「吱呀」聲傳進她耳裡，空寂的長廊傳來開門聲，她下意識望向聲音來源。

這一看，她更是驚嚇。

她看見鐵櫃的門像是有一隻無形的手慢慢將它打開、打開、再打開……砰！一個不知名的外力將鐵門狠狠甩上。

那聲音擴大、再擴大、更擴大……不斷在她的耳膜裡撞擊。

一個門打開、兩個門打開、三個門打開，然後像是約定好似的，砰一聲同時關上。

她嚇死了，雞皮疙瘩爭先恐後往外冒，她雙腿發軟，像是有人將她的力氣抽乾，困難地吞了下口水，她想跑卻舉步維艱，這時又看見櫃台裡面的檔案本被人用慢動作緩緩抽出來，她心中驚悚，再也顧不得其他往外衝。

陳惠潔強忍眼淚跑到長廊上，她左看右看，不知道其他的護士們在哪間病房，她快嚇死，卻忍不住轉頭看護理站，發現上方櫃子的門正在打開，下意識的，她摀住耳朵，拒絕即將出現的聲響。

這時……噹，電梯門打開。

一個穿著白袍的女人從電梯走出來，陳惠潔猛然倒抽口氣，用力摀住嘴巴，阻止脫口而出的嗚咽聲，上下排牙齒在打顫，縮著背，她不知道要躲到哪裡去。

直到白袍女人轉過身、朝她走來，陳惠潔看清楚她的臉之後，才大大鬆口氣，朝對方奔去，緊緊抱住她的脖子。

白郁薇被陳惠潔嚇到，她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受歡迎？

壓抑的哭聲自耳邊傳入，郁薇皺眉，惠潔在哭？被病人欺負？同儕排擠？不至於啊，美女的好人緣是正常人的五到十倍。

拍拍她的背，郁薇沒急著問原因，先試著安撫她的情緒。

這時長廊再度出現腳步聲，陳惠潔把郁薇抱得更緊，她緊閉眼睛，不敢看向聲音

來源。

「白醫師、惠潔，妳們在做什麼？」

林瀟走近，曖昧地看著緊抱在一起的兩個女人，口氣充滿揶揄。

郁薇拍拍陳惠潔的背，刻意輕鬆打趣，「雖然我長得英氣勃勃，但就是個女的啊，妳不能饑不擇食。」

聽到熟悉的聲音，感覺安全，陳惠潔鬆開手臂，看看林瀟再看看白郁薇，哽咽道：「護理站有鬼。」

哇咧，林瀟嚇到了，跳到郁薇右手邊，用力拽住她的醫師袍，陳惠潔連忙搶攻郁薇另一隻手，兩個女人一左一右，把郁薇當成降妖伏魔的媽祖婆。

郁薇嘆氣，要提醒幾次，她們才能正視她是女的這個事實？雖然……好啦，在某些時候，她有些男人婆。

沒得選擇，郁薇只能拖著兩人，緩步走回護理站，前前後後、上上下下、裡裡外外巡視一遍，只差沒說：「鬼先生、鬼小姐在哪裡，快點躲好哦，我快找到你囉……」

郁薇沒有找到任何東西，於是說：「妳看，什麼都沒有，妳不要嚇自己。」

「有啦、有啦，剛剛咖啡自己挪位置……」陳惠潔還在發抖，但她仍然試著把發生的事慢慢講清楚。

郁薇聽得很認真，想過半晌後問：「妳這週都是上大夜班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上大夜班之前呢？在家裡還是值班室休息？」

「沒，今天車展，我去發傳單。」

「所以妳昨晚上大夜，下班後跑去車展，車展結束又回來值大夜，妳不止二十四個小時沒睡覺？」

委屈的點頭，陳惠潔說：「對。」要不然薪水微薄，不努力賺錢，怎麼能養房、養奶奶？

明白了，郁薇握住陳惠潔雙肩，認真的說：「妳那是過度疲勞引發的幻覺，如果再不休息，妳不只會看見咖啡杯移位，櫃子門開開關關，檔案夾進進出出，還會看見白影黑影在妳眼前飄來飄去。陳惠潔，我鄭重警告妳，如果不想用尖叫聲把病人活活嚇死，那就盡快找時間睡覺，把賺錢這件事的順位往後移。」

郁薇的說法讓陳惠潔和林瀟放下心，林瀟拿來拖把，將地上的咖啡拖乾淨，陳惠潔喝掉郁薇端來的溫開水後，情緒慢慢穩定下來。

「白醫師，妳怎麼還沒回去？」陳惠潔問。

講到這個，郁薇垮肩。上個月她的租處跑進一個小偷，小偷莫名其妙死在她屋裡，結果好好的房子變成凶宅，雖然不是她的錯，但房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哭著讓她一定要負責後，她拗不過，還是拜託喬暫的奶奶北上一趟，幫忙淨宅。

她相信喬阿嬤，也確定那間房子沒問題，但凶殺現場太震撼人心，躺在床上，她的腦袋會自動浮現躺在血泊中的屍體，所以她打死不肯住，幸好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，喬暫友情贊助，願意收留，讓她起伏不定的心情得到平復。

經過一個月的心靈沉澱，喬暫認為她休養得差不多，應該搬出去了，一天到晚逼

著她找房子，可她就不想搬啊，住在喬暫家有免費的廚子和清潔工，再加上他的「特殊能力」，有這樣一個居家旅遊必備良男在身邊，她為什麼要選擇孤單？

當然是能要賴就盡量賴啊，這年代自尊很廉價，驕傲不值錢，往有好處的地方埋頭苦鑽，這才是生存王道。

所以她假裝在外面找房子，卻在醫院裡面到處晃，每天都拖到十二點過後再回去，喬暫看她這麼「累」，自然不會問得太多。

「說來話長，不說也罷。我是過來問問妳，員工旅遊妳去不去？」

「去啊，為什麼不去？」陳惠潔回答。

說是員工旅遊，但實際上有藥廠方面的贊助，廠商想要跟醫院員工拉近距離，提升業績，所以有便宜不佔是傻子，何況還可以藉這次去墾丁三日遊，多拍一些美照，放在粉絲團裡，希望能衝高人數。

「妳要住四人房嗎？」

「不然咧？兩人房要貼一千五欸。」

「我幫妳出，我們兩個住？」郁薇建議。

「好啊好啊。」陳惠潔高舉雙手同意

林瀟嘟嘴。「不公平，白醫師，我也要跟妳住。」

「哈哈，白醫師是看我特別照顧她的病人，才給我特殊福利的。」

「誰啊？」

「袁甄鈺。」

「708 號房，要換心的那個？」林瀟問。

「對啊。」陳惠潔笑道，不能怪她對甄鈺特別好，任何人看到年紀輕輕的孩子飽受疾病折磨，還能這麼樂觀開朗，都會深受感動。

「好啦，如果林瀟不滿意，妳們猜拳，贏的跟我睡兩人房。」

「沒問題，剪刀、石頭、布。」林瀟說做就做，半點不囉唆。

「我贏了。」陳惠潔高舉張開的五指，得意地在林瀟跟前晃幾下，勾住郁薇的肩膀，說：「我才不會讓白醫師吃虧，等白醫師生日，我送妳一個精美禮物。」

林瀟扮鬼臉，不甘願的說：「妳那麼摳門，能送什麼『精美禮物』，頂多是廠商送的試用品。」

「妳管我送什麼？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看兩個護士鬥嘴，郁薇快刀斬亂麻，決定及早離開現場，「我先回去囉。」

郁薇走出護理站，才走兩步又突地轉身，指指陳惠潔的鼻子說：「明天下班，回去好好睡一覺，不要搞到精神恍惚，看見鬼是小事，給病人打錯針事情就大條了，知不知道？錢可以慢慢賺，別急著一口氣賺完。」

「說得簡單，白醫師是白富美，哪能體會我們小資護士的辛酸。」說完，她和林瀟相視一眼，很有默契地用相同角度、相同頻率點頭。

郁薇白她們一眼，揮揮手、踏進電梯。

看著郁薇的背影消失，林瀟說：「我很喜歡白醫師。」

「誰不喜歡？白醫師人那麼好。」

「這是。」林瀟拉一張椅子過來，坐到陳惠潔身邊，猶豫片刻後問：「剛才……妳確定是幻覺？」

林瀟問得陳惠潔一愣，搖搖頭，誠實回答，「我不確定。」

「今天交班的時候，趙芊華告訴我，她碰到奇怪的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妳知道 719 的病患是個八十三歲的老先生吧？」

「知道啊，有阿茲海默症的那個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他怎麼啦？」記得那位老先生這次入院是因為流感肺炎，進來幾天，醫師大概把能用的抗生素都用過了，體溫還是高高低低，沒辦法完全退燒。

「家屬說，老先生這輩子沒唸過書、沒離開過台灣，連國語都不會講，他只會說台語。」

「然後？」

「他的血氧量不足，需要靠氧氣罩才能舒服一點，可是他昨天居然拿掉氧氣罩，唱一首非常非常新的韓語流行歌曲，還用流利的韓語跟趙芊華對話。妳記不記得那個嚴重車禍、被判定腦死，最後家屬決定放棄的韓國女學生？」

猛地倒抽一口氣，陳惠潔說：「妳的意思是……附身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是什麼？知道的話我還當小護士？我立刻跑去當大師。」

「後來咧？」

「醫師給他開安眠藥，讓他好好睡一覺，女兒說明天會請師父過來看看。」

陳惠潔越聽越毛，撫撫手臂上的雞皮疙瘩。「我被妳嚇到了，陪我去上廁所。」

林瀟說：「怕什麼，我們是白衣天使，怎麼樣也不會找上我們啦。」

陳惠潔瞅她一眼。「剛剛是誰抓著白醫師不放的？不管不管，我很急，陪我去。」

她才剛飽受驚嚇，又聽到真人實事，心跳早已超過一百八。

林瀟看她俗辣的樣子，笑道：「好啦，走！」

兩人手勾手朝廁所方向走去。

在她們離開之後，安靜的護理站裡，電燈一明一滅，一張藍色椅子緩緩地旋轉，突然有一個長髮及腰的年輕女孩坐在上面，赤裸雙腳抬到椅子上，她把頭埋在膝間，長長的頭髮像瀑布似的，蓋住她的背和臉。

隱隱約約的，她低聲唱著韓語流行歌曲……

## 第一章 真實靈異節目

白郁薇看著手端餐盤、往來匆忙的人，她懷疑餐飲部是醫院裡最賺錢的部門，這裡不管什麼時候都擠滿人。

好不容易找到位子，她和喬暫搶坐下來。

她笑咪咪地把喬暫餐盤裡的滷蛋夾過來，再把半塊排骨送進他的盤子裡，並且討好地把剛買的珍珠奶茶分他一半。

「叫妳不要喝冰的，都沒在聽？」喬暫臭著臉問。

「偶爾嘛。」哪個年輕人像他，一天到晚喝養氣茶，他是有多缺氣啊？

送她一個大白眼，喬暫問：「妳找到房子沒？」

「沒，都不合適。」抬眉偷瞄，他臉上寫著：本人不相信。她立刻加強口氣、加深誠懇表情。「是真的，我努力了。」

「下星期天我有空，陪妳去找。」

厚，啊是多迫不及待要把她趕出去啦？就算不是人見人愛、花見花開，她也不至於讓人厭煩啊。

郁薇放下筷子，捧起臉，笑彎一雙桃花眼望著他。

「幹麼？」

「你是討厭我，才想讓我搬家，還是因為害怕自己愛上我，才要我 Get out？」

她的問話讓喬暫拿筷子的手一滯，耳垂微微泛紅。

避開郁薇的目光，他把她餐盤裡的青菜一筷子、一筷子夾到自己盤子裡，平定下不平靜的心跳後，冷冷回答，「都不是，我是怕自己累死。」

喬暫的回答，讓郁薇的手在半空中停頓兩秒鐘，這個話……好像有一點點接近……事實……

兩人的相處情況大致上是這樣的一一

「暫暫，我渴……」郁薇拿著遙控器，可憐巴巴地望住他。

喬暫翻白眼，吐兩口氣，認命地從沙發上拔起屁股，端來開水停在她跟前，郁薇沒接手，直接把嘴湊過去，就著他的手喝。

他滿臉無奈，她笑瞇眼，無視空杯子的存在，直接勾住他的手臂，靠在他的肩膀上。「很累，借靠一下。」

這一靠，再醒來，她已經在牀上。

喬暫端溫牛奶進客廳，郁薇剛進門，一面快走、一面把包包往沙發甩。

「等等跟你說八卦，我先尿尿。」

她的口氣很急，與喬暫錯身而過，留下聲音和背影。

他看看玄關一正一反，一隻在乾位、一隻在坤位的布鞋，看看丟在木頭地板的外套，櫃子上的車鑰匙，沙發上的皮包……

他無奈，只能輕嘆。她自己住的時候，屋子沒有那麼亂啊，難道是喬暫牌老媽子太好用，不使勁用很可惜？

他認命地把鞋子擺進鞋櫃，鑰匙掛到牆上，撿起外套和皮包，走到她房間，房間門沒有關，看一眼梳妝台上倒得亂七八糟的瓶瓶罐罐，和椅背上、床上的衣服，他再嘆氣、再認命。

等他把她的房間整理好後，回到客廳，她已經喝光他的牛奶，趴在沙發上，進入昏迷狀態，他非常非常非常不樂意，卻還是在嘆第三口氣之後，認命地脫掉她的襪子，把她抱進房間。

既然是事實，沒有反駁的意義，郁薇嘆氣，試圖結束令人不愉快的話題。

「白醫師。」陳惠潔遠遠看見她，把餐盤端到桌邊，吐吐舌頭，瞄一眼喬暫，小小聲問：「可以跟你們坐嗎？」

她看看左右、聳聳肩，努力表達——是真的沒位子，不是故意當電燈泡。

郁薇拉開椅子，說：「坐吧。」

「謝謝。」陳惠潔入座，她必須吃快一點，要趕值班。

「又沒睡？」郁薇問。

「有啦有啦，睡到快中午才起來。」她本來值大夜，但接到外拍 Case、在台東，所以今天早上下班後，直接在值班室裡睡幾個鐘頭，她已經和同事換班，吃過中飯後要立刻工作，她打算趕夜車過去。

郁薇搖頭，惠潔是她見過最耐操的年輕女生，一邊當護士、一邊當外拍小模，她的人生态向是買房、買車，如果有足夠本事，再買一隻小狼狗。

也沒錯啦，有了房子，人生才有初步穩定，就像某人……

郁薇斜眼看喬暫，惠潔加入後，他就悶頭吃飯，一聲不響，半點沒受惠潔的美色影響。惠潔是護士界的林志玲，男病患看到她，病情都好了一大半，可是那位某人……不知道他是不是醫師界的柳下惠？

看郁薇一直看自己，陳惠潔指指她的眼睛，問：「我眼線沒畫好？」

「再塗零點五公分厚的遮瑕粉霜，也許可以蓋住黑眼圈。」郁薇笑答。

喬暫手機響起，郁薇屁股離開椅子，傾身瞄一眼，有點訝異的說：「是何超凡，你有跟他聯絡哦？」

何超凡是雜誌社社長，為追查女明星劉玟，也就是喬暫曾經的心儀對象劉佳吟的下落，差點被凶手趙錫彬弄死，幸好郁薇和喬暫救了他。上次事件過後，何超凡為了將劉玟的採訪檔傳給喬暫，兩人才交換電話號碼，過去一個月，除接收檔案之外，他們並沒有聯絡，今天會接到對方的電話，他也是有點意外。

看著滿臉好奇的郁薇，省得她事後追問，喬暫按下通話之後，直接開擴音。

「喂，喬暫。」

「喬醫師，我是何超凡，你還記得嗎？上次……」

他截斷對方的話，問：「我記得，有事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有件事想請問喬醫師有沒有興趣？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我有個朋友開靈異節目，內容是讓主持人帶領幾名素人進入鬧鬼的場所，在採訪的過程中，會用鏡頭詳細記錄每個人的感覺和反應。在場會請一位靈學師父和醫師，針對眾人的反應做解釋，我朋友想拜託喬醫師加入，不知道喬醫師意願如何？」

喬暫來不及回答，郁薇插話，「何先生嗎？我是白郁薇。」

「白醫師好久不見，妳好妳好。」何超凡對郁薇很感激，那次要不是她出現，他恐怕會變成成凶手儲藏櫃裡的標本。

「你說主持人會帶幾個素人進鬼屋？」

「對，這個節目已經做完第一季，很受歡迎，第二季中，製作人想換新面孔，朋友找我幫忙，我就想起喬醫師。」

「那素人找到了沒？」

「白醫師有興趣？」

「對啊，可不可以摻一咖？」郁薇一問，陳惠潔立刻用力指著自己。

陳惠潔興奮極了，這位何先生說的節目肯定是「靈棧」，那是最近不只電視，連網路點擊率都創新高的節目，如果她也加入……身為小模，名氣是決定價碼的基本條件。

「可以啊，我跟朋友說一聲……」

郁薇看著比自己更興奮的陳惠潔，「我有個朋友也想去，如果有名額的話……」

何超凡在電話那頭笑開，阿沙力的說：「可以，把照片傳給我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

「那喬醫師可以幫這個忙嗎？」何超凡又問。

喬暫瞪著郁薇一眼，她都加入了，他能不去？他比誰都清楚，那些靈異節目不全然是演出來的。

見喬暫不回答，陳惠潔抱著拳頭、噘起嘴巴，滿臉懇求，郁薇更誇張，直接蹲下來抱住他的大腿。

餐廳裡人來人往的，她搞這一套？喬暫是再低調不過的男人，連忙一把拉起郁薇，妥協。

「把時間地點傳給我。」

「喬醫師願意幫這個忙，實在太好了。」

何超凡再三道謝後，掛掉電話。

陳惠潔憋不住滿腔激動興奮，握緊郁薇雙手，眼睛裡閃著無數小星星。「我要上『靈棧』，我居然要上『靈棧』了，白醫師，我太太太愛妳！」

握手無法表達她的感激，她用力抱住郁薇，用力在她臉上連親好幾下，這些過度的舉動看得喬暫臉臭。

郁薇卻很享受似的笑露一口白牙，眼睛瞇得幾乎看不見，她捧住惠潔的臉，說：「我值得妳的愛，記得，永遠不要移情別戀。」

陳惠潔跟著演，她握住郁薇肩膀，用力搖兩下，「妳是我的唯一，我絕對不會讓我們的愛像露珠，消失在晨光中。」

兩人三八來、三八去，演過好一段之後，陳惠潔三兩口把飯扒完，趕著上樓值班，而郁薇的笑臉在面對喬暫的臭臉時，瞬間凝結。

她指指惠潔離開的方向，乾巴巴笑著說：「助人為快樂之本，她兼差當模特兒，需要更多曝光機會。」

「不怕鬼了？」喬暫皮笑肉不笑，上次不曉得是誰看到靈體，嚇到把他的胸口當洞穴，恨不得掘開三尺把自己埋進去。

「那個、那個……你已經把金剛菩提手鍊拿走，不是說這樣的話我就看不到鬼？」她只是覺得上電視很新鮮，還可以打電話通知眾親友，在電視機前跟大家 Say hello，她沒打算去卡陰啊，何況網路上不是說，那種節目都是演出來的，她想靠近觀察，看看那些人怎麼能夠演得那麼逼真。

「有沒有聽過一種事叫做……」

「叫做什麼？」

「意外！」丟下話，喬暫起身、把餐盤端走，頭也不回離開。

郁薇定格三秒鐘，緊接著跳起來，抓起餐盤跟在他屁股後面，慌慌張張的問：「你的是……靈異節目不是造假？不會吧，你在嚇我對不對？你故意的對不對？」

淡淡一笑，不管郁薇怎麼問，他都不回答，只是滿臉的高深莫測。

所以是真的？那她不是挖洞給自己跳嗎？這算……明知山有鬼、偏向鬼山行？她有病嗎她！

晚上十點，製作小組在靠近海邊的一幢木造小屋前，做錄影的最後準備。

這間小屋蓋得很有特色，靠海有一整面落地玻璃窗，背海面種著某種爬藤植物，長得茂密，白天看起來綠意盎然，但到晚上，海風吹著樹葉，沙沙的磨擦聲帶著幾分詭異陰涼。

房子維護得相當好，看起來不像鬼屋，這是間有主人的房子，但主人已經搬離這裡，把房子和鑰匙交給旁人管理。

管理人姓江，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人，長短腳、走路一跛一跛的，右臉有一條疤，看起來有幾分凶相，不曉得是原本就長成這樣，還是化妝師為加強節目效果，故意貼上的。

製作人帶著劇組請來的靈學師父走到喬暫和郁薇跟前，為他們介紹彼此。

「這是精神科的喬暫醫師，曾經出過兩本這方面的書。這位是莊濟師父，業界很有名的師父，不少大老闆靠莊師父的指點，在不景氣的時候，生意也做得很好。」兩人點點頭，簡單打過招呼。

製作人看看喬暫、再看看莊濟，喬暫有大概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，長相有型，濃眉大眼，五官立體，頭髮微鬢，只是表情有些嚴肅，如果肯溫柔一點、笑幾下，肯定會擄獲很多少女心，有他加入，節目會更具可看性。

莊濟只有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，皮膚很白，戴著金框眼鏡，眉目間帶著陰柔氣息，目光精明銳利，但他總是笑著，把那抹銳利掩去。

這次何超凡介紹的人賣相好、專業也好，若錄影效果不錯，接下來一季，就得靠他們了。

和製作人一樣，郁薇也打量他們，而且還在心裡製作比較圖表。

身高，喬暫勝；學歷，喬暫勝；長相，喬暫勝；氣質……好吧，現在的暖男比酷男受歡迎，太陽比北風得人心，所以氣質，莊濟勝。

郁薇覺得，莊濟很像電視上會看見的大師，穿著中式長衫，髮型乾淨俐落，手腕和脖子都掛著珠串，手裡還拿著羅盤和沒見過的道具。

他這是害怕看見鬼，還是擔心找不到鬼，無法彰顯他的能力？

兩人講過幾句客套話後，莊濟問：「喬醫師相信鬼嗎？」

喬暫微笑，不回答。

「醫師學的是生物、是科學，通常相信科學的人，不相信世間有神鬼，我沒說錯吧？」莊濟很認真攀談。

非要他接話？喬暫順勢說：「世界上有很多科學無法解釋的狀況，我不會隨便否認任何一門學問。」

這麼謙遜？是真話還是敷衍？莊濟指著小木屋說：「這間房子離水太近，依科學角度來說，水氣會導致房屋潮濕、滋長黴菌，對呼吸道不利。但依靈學角度來看，陽光反射在水面上，照射到家裡，叫做血盆照鏡，容易發生血光之災。房子左邊有一大片防風林，人煙稀少的林子容易聚陰、招好兄弟逗留，所以我敢說，這間房子裡面肯定有鬼魂。」

莊濟說得這麼斬釘截鐵，製作人非但沒有擔心，反而笑得嘴巴快裂到腦後，他滿心希望今晚有斬獲，收視率破新高，於是看著莊濟的眼神更加熱烈。

莊濟見喬暫沒接話，口氣中帶著揶揄，「等會兒如果有人被鬼上身，喬醫師打算怎麼治療？打鎮定劑？」

郁薇皺眉，這是挑釁？節目還沒開錄這人就想把喬暫壓下去？他是有多不紅，需要貶低別人來提高自己的身價？

他把她惹火了！知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、什麼交情？欺負阿暫就是欺負她。

上前兩步，郁薇挺身反問：「莊師父呢，你打算怎麼治鬼上身？是當場演出一場惡鬼現形記，還是厲陰宅？要給你準備幾把桃木劍，還是派幾個臨演，配合演出？」

喬暫瞄她一眼，低頭抿唇，掩飾藏不住的笑意。

郁薇個性迷糊，從不與人結怨，凡事看得過去就好，受點委屈也不在意，沒想到會見不得他吃虧，站出來嗆聲。

喬暫瞄郁薇，而莊濟正眼看著她，她的眼睛黑白分明，好像明鏡上點了黑漆，這種人是非界線清晰，心如明鏡，內心乾淨、純潔，容不得雜質。

她的眼睛和小儀很像，跟他頂嘴的樣子更像。

看著郁薇，莊濟溫溫柔柔地笑開，像春風拂過似的，「對不起，是我說得太過分。」

蛤，這樣就偃旗息鼓？她已經準備好要吵架的說，莊濟竟然主動道歉。

已經擺出氣勢的郁薇瞬間蔫掉，莊濟的低頭反倒讓她很不好意思，靦腆一笑，她回答，「沒事，我語氣也不好。」

吃軟不吃硬？這點跟小儀更像，她們都是好女孩，而他最喜歡這樣的女生。

莊濟點點頭善意提醒。「待會兒進屋後小心一點，不要亂碰東西。」

導演在喊人了，陳惠潔跑過來，拉著郁薇準備入鏡。

「快一點，我們要搶到好位置。」她催促著。

陳惠潔特意打扮過，她穿著熱褲、涼鞋，黑色的小可愛外面罩著白色襯衫，在腰間打個俏麗的蝴蝶結，她的頭髮綁成兩束，下面用電棒捲燙過，妝畫得很淡，看起來像個清純的高中生。

郁薇還沒搞明白她的意思，就被陳惠潔拉到主持人左邊站定。

主持人拿著麥克風，右手邊站著江姓管理員，一聲開麥拉，正式錄影，第一段是

管理員講解這幢房子的故事。

「……家裡死掉第三隻狗的時候，女主人就發現不對勁，她要求男主人盡快搬離這裡，但是在海邊蓋別墅，過著悠閒的退休生活，是男主人畢生的夢想，何況房子還是他親手打造的，怎麼捨得搬？

「直到第三年的除夕，兒子媳婦、女兒女婿帶著孫子回來過年。本來是高高興興的團圓圍爐，沒想到突然停電，男主人趕緊去修理保險絲，等電燈亮的時候，這才發現六歲的小孫子不見了，大家很緊張，拿著手電筒到處找，天已經那麼黑，那麼小的孩子會跑去哪裡？」

「結果一整個晚上都沒找到，直到隔天清晨，媳婦發現沙灘上面有一坨奇怪的東西，衝出去，那居然是昨晚失蹤的小孫子，他的臉已經被海水泡爛……女主人泣不成聲，大家才曉得，之前家裡養的三條狗莫名其妙失蹤，被發現時都和小孫子一樣，全身泡爛、躺在沙灘上。」

「當天他們立刻整理行李離開，並把鑰匙交給我，讓找或租或賣都可以。賣比較困難，租倒是很好租，常有年輕人到海邊開趴，尤其是假期的時候，但中間陸續有人反應房子裡有奇怪的事，還有人用手機錄到，放在網路上。」

「我還以為發生這種事，就沒人敢來租，沒想到現在年輕人愛刺激、不怕死，知道有鬼，還組成探險隊要來找鬼，實在是很大膽。我不行，我很害怕，每天都在午時、太陽最大的時候過來打掃，打掃完就趕快離開，今天要不是你們製作人一直拜託，又請師父過來……」

江姓管理員解釋後，鏡頭帶到喬暫和莊濟身上，兩人用不同角度講幾句話後，主持人帶著五個素人走在前面，喬暫和莊濟跟在後頭，一行人進入鬼屋。

導演很刻意，明明有電燈卻不讓人打開，非要一人發一支手電筒，隨著走動，手電筒搖晃得厲害，鬼影幢幢的感覺頓時出現，氣氛很嚇人。

不過屋子大，整理得很乾淨，郁薇覺得看起來不像鬼屋，落地窗前有張木製桌子，擺著三張高腳椅，午後泡一杯咖啡，坐在那裡看海浪，肯定愜意。

客廳裡擺著一組純白色的沙發，可能租的人多，上面有幾處擦拭不掉的髒汙痕跡，廚房大，餐廳也大，餐桌中間擺著一盆黃金葛，長得相當茂盛。

主持人走到莊濟身邊問：「大師，聽說黃金葛會招陰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只要綁上紅絲帶或紅繩，常修剪枯枝，保持清潔就沒問題，這盆黃金葛確實需要處理一下。」

主持人點點頭，繼續用極其誇張的語氣講述當年的故事，「……當年，屋主家人就在這張餐桌上面圍爐，歡樂的團圓氣氛中，突然，停電了……」

陳惠潔拉著郁薇跟在主持人身後，讓攝影師能夠帶到她們，陳惠潔假裝聽得很認真，一雙漂亮的大眼睛四下張望，顯得很驚慌。

她很清楚，今天是個很好的機會，如果表現夠好，也許能成為固定的素人班底，她想要成名，想要賺更多錢，就得把握每一次的好運。

和陳惠潔的認真對比，郁薇顯得心不在焉，她也在四下張望，只不過臉上的表情不是小心翼翼、恐懼驚慌，而是好奇。

突地，陳惠潔驚呼，所有人被她的叫聲嚇一大跳，紛紛轉頭看她，她嚇得臉色慘白，眼角掛上淚水，楚楚可憐的模樣讓攝影機對準她猛拍。

「怎麼了？」郁薇還沒問，就被主持人擠開，主持人關心地望著惠潔，說：「妳還好嗎？」

「剛、剛……有人推我一把。」說完，她摀臉啜泣。

導演喊卡，攝影師忙倒帶，往前三十二秒的時候，陳惠潔的肩膀果然閃了一下，可是她的身後沒有人，大家人心惶惶，導演卻見獵心喜。

所有人都圍著陳惠潔問東問西，原本站在她身邊的郁薇卻慢慢往後退，退到喬暫身邊，低聲問：「真的有嗎？」

「有什麼？」喬暫還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樣子。

「有鬼？」

郁薇問話的聲音雖然壓低，莊濟還是聽見了，好笑地看她一眼，心想她問錯人了吧，喬暫是心理醫師，他才是大師。但他沒計較，他喜歡郁薇的眼睛，喜歡她耍脾氣，更喜歡她吃軟不吃硬的個性，他越看越順眼。

莊濟低聲說：「她在演的。」

「哦。」她聳聳肩，很能理解，這對惠潔來說是很好的機會。

不擠回主持人那邊了，她跟在喬暫身旁，東看看、西望望，又覺得這裡一點都不像鬼屋。

錄影機再次開錄，主持人問莊濟，「請問大師，是靈界兄弟嗎？」

莊濟露出斯文笑臉，沒做正面回覆，只說道：「有的人生體質特殊，容易招來陰氣。」

「那要怎麼處理？」

「等錄影結束後，我再幫她處理。」

緊接著，主持人也問喬暫相同問題。

喬暫淡淡回答，「當腦神經維持在過度緊張的活動狀態，會導致腦內興奮與抑制功能失調，除容易感覺疲憊和衰弱之外，也容易受刺激而激動或感傷，甚至出現幻覺。不過在處理過繁複或緊張的腦力活動之後，只要給予適當的時間休息，就會恢復。」

喬暫說完，樓梯處傳來一陣東西掉落的碰撞聲，主持人和陳惠潔很有默契地放聲大叫，郁薇轉身，是掛在樓梯牆壁的一幅小畫掉下來。

二樓沒有人，樓梯沒有人，節目組成員通通集合在樓下，所以是巧合還是故佈疑陣？正這樣想著，郁薇看到異狀，揉揉眼睛再看一次，那東西還是存在，那是什麼啊？

樓梯轉角處有一團白色煙霧……是乾冰？現場特效？還是她的飛蚊症大發作？

郁薇的懷疑還沒得到合理解釋，導演就讓主持人帶眾人往二樓方向走去。

主持人很機靈地拉起陳惠潔往上走，走在最前面的攝影師捕捉著兩人小心翼翼、緊張兮兮的表情。

郁薇的注意力卻放在那團白霧上頭，在大家往上走時，它卻緩慢往下飄，直飄到

一樓大門邊，這時砰的一聲，大門被甩開。

這陣聲響，又引得眾人一陣譁然、四處逃竄，可惜兩台攝影機都往上走，沒拍攝到門被甩的畫面。

郁薇走到門邊，檢查一下，心想大概是風吹的吧，這時只有她手上一支手電筒，微弱的光線讓她看不到門邊那團白霧。

喬暫看著好奇的郁薇，忍不住搖頭，這傢伙如果知道有個老頭子鬼正和她眼對眼、鼻對鼻，不知道會嚇成怎樣？

「快過來。」喬暫朝她招手。

郁薇看不出所以然，把門關上，快步跑到喬暫身邊，一起跟著人群往上走。

二樓有兩個房間，每間都有十幾二十坪左右，相當大，可以在裡頭溜滑板，郁薇往人多的地方去，那間房面對大海，主持人帶著攝影機的面打開窗戶，陳惠潔立刻幫忙把窗簾拉開，兩人配合得很好。

剛進房間，郁薇發現床頭處又有一團霧霧的白色影子，她看看左右，好像沒有人發現這個現象，所以不是製作單位的特效？

那麼……糟糕，最近手機盯太多，視力減退，得找時間去掛唐醫師的號。

主持人和陳惠潔背對窗子，兩人正在對話，海風順著窗口往裡吹，瞬間，白色窗簾翻飛，帶起陣陣陰寒，這回不是刻意的，其他三個素人來賓也撫著手臂，安撫上頭的雞皮疙瘩。

一名工作人員故意在眾人身後打開櫃子門，再用力甩回去，這一聲，自然又引得大家驚叫連連，有人嚇得兩腿發軟，跌坐在地板上，動彈不得。

郁薇看見工作人員的小動作，轉頭看喬暫，聳肩笑開，沒想到喬暫卻濃眉深鎖，沒和她對上眼。

下一刻，像在應和剛剛的聲響般，所有櫃子突然開開關關，抽屜也拉出關上，而棉被下像是有什麼東西似的，起伏不定。

安靜的空間中突然傳出喧譁聲，顯得非常詭異，大家都瞪大眼睛，嚇得轉身到處張望，卻沒人敢發出半點聲音，只有郁薇還拿著手電筒到處照，她想，櫃子裡肯定裝設了自動裝置，要不就是綁了繩子控制開關。

突然間有人大喊，「他在我的耳邊說話……」話說完，她摀住耳朵放聲大哭。

緊接著有人附和，「他在喊救命！」

這下子人人驚慌失措，連導演也察覺不對勁，正準備喊卡，郁薇的手電筒照見那陣白霧穿過主持人和陳惠潔的身體，接著煙花炸開似的，幾道閃光自她眼前劃過。郁薇傻愣在原地，動彈不得，一陣寒意從腳底竄過，凍得她透心涼。

「郁薇？」喬暫握住她，輕喊她的名字。

「我好……好像看見什麼……」視線定在牀上，冷汗從她額頭冒出、滑下。

喬暫深吸氣，回答，「我們離開這裡。」

他拉起郁薇，準備離開時，陳惠潔和主持人卻抱著肚子不斷作噁，大家嚇得臉色慘白，膽子小的開始放聲痛哭，但攝影機還是拍著他們。

喬暫對導演說：「快離開，不然所有人都會遭殃。」

他的話讓莊濟皺眉頭，難道他也能看得見？

「撤。」導演喊，所有人趕緊往外撤。

工作人員扶起陳惠潔和主持人下樓，就在下樓梯時，一陣陰冷的風從工作人員身邊吹過，他們的手莫名其妙地脫力鬆開，害得全身癱軟的主持人和陳惠潔從樓梯上骨碌碌翻滾下來。

咚咚咚，接連滾過好幾個階梯，可他們卻恍若不知疼痛似的，一路往下滾，連半點聲音都沒有發出。

兩人在一樓台階前的地板摔成一團，卻很快坐起來，抱在一起又笑又哭，那表情詭譎得讓人不敢靠近。

周遭的人心臟狂跳，寒顫不斷，看她們旁若無人地笑著，兩人發出來的聲音頻率很高，尖銳得讓人忍不住摀耳朵。

這時候，有人大喊，「門被鎖起來了！」

門鎖起來？打開就好啦，他們是在屋內又不是在屋外，不需鑰匙就能順利打開。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想的，可是……打不開！幾個人輪番上陣，都無法打開。

導演心急，衝上前用力轉動門把，這時砰的一聲，門外有一股強大力量往內撞，站在門邊的導演遭受波及被往後撞開，身體在半空中甩過一個弧線，重重地落在客廳的木桌上。

一時間，客廳中一片混亂，驚叫的、哭喊的、求饒的……所有人的情緒都無法控制。

「你們看！」

這一聲不知道是誰喊的，大家紛紛把視線調過去，一陣誇張的倒抽氣聲響起，看見了，他們都看見了……

唯獨郁薇沒看見，她的頭被喬暫的反射動作壓入懷中。

木頭地板上出現水滴，明明上面沒有東西，卻有水從高處往低處滴落。

滴答、滴答、滴答……一滴接一滴，水滴像是會走路似的，緩緩往前，被靠近的人慌張退開，方便水滴繼續前進。

當中有個人嚇呆了，她動彈不得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水滴落在她的臉頰，可是這時，水滴變了顏色……是紅色的血，從她的額頭、眉心、臉頰、下巴一路往下滑，血越滴越多越滴越多，漸漸的，她純白的衣裙染上點點血漬。

終於她回過神，四肢一恢復運作，她立刻尖叫著往外衝。

喬暫也牽起郁薇，二話不說往外跑……

攝影團隊聚在沙灘上，一個挨著一個，誰也不敢離人群太遠。

莊濟蹲在地上幫主持人作法，而被「處理」過的陳惠潔，已經被送上喬暫的汽車，他開車送陳惠潔回家，郁薇自然也一起離開。

正在被「處理」的主持人突然間大吐特吐，腐酸氣味讓眾人皺眉。

導演憂心忡忡走到莊濟跟前，喬暫臨行前告訴他「別再進去」，可是想到拍攝的畫面不夠湊成一集，他猶豫問：「莊大師，我們還可以進去拍嗎？」

他相信這集播出去，肯定能造成轟動和討論，櫃子開關、窗簾翻飛、主持人卡陰的那幕實在是太精彩，若是放著不用太可惜。

導演的表情很糾結，既恐懼又貪婪，莊濟打量著他，微笑道：「可以，我先進去和他們溝通溝通。」

放下虛弱的主持人，莊濟再度走進鬼屋。

他直接上二樓，蹲在床邊，對著蜷縮成團的女孩，用醇厚溫柔的嗓音輕聲道：「別害怕，我幫妳……」

從頭到尾，一群人當中，大概只有郁薇沒有受到驚嚇，而陳惠潔卻嚇到連話都說不清楚。

郁薇打趣的說：「別演，攝影師不在這裡。」

她沒有對陳惠潔的虛偽做作感到生氣，只是覺得這時代對年輕人不公平，為求一口飯，什麼辛苦差事都得做。

陳惠潔悶悶回答，「我沒演。」

郁薇笑笑，沒再說她，笑眼瞇瞇地跟著 CD 哼歌，她的歌喉不是普通爛，是爛到淋漓盡致那種，只是她一張開口，神情嚴肅的喬暫便彎了眉毛。

這天，她回到家就要往床上躺，喬暫不讓，非要逼她喝掉一千 c.c.的陰陽水，逼她泡艾葉澡，她的白眼快要翻到後腦杓，沒好氣問：「幹麼啊，我又沒卡到陰。」喬暫回答，「艾葉沐浴可以穩定神經，提高睡眠品質。」

她已經累到一沾枕頭就會直奔周公家，睡眠品質哪還需要再提高，不過……好吧，他都這麼說了，自然要乖乖照做，反正她早就習慣拿他的話當聖旨。

郁薇泡完澡，輪到喬暫進浴室。

「把頭髮吹乾。」他提醒。

「哦。」郁薇漫應一聲，走向房間。

陰陽水喝了、艾葉澡泡過，全身懶到快要攤平，雖然喬暫的聲音還在耳邊繚繞，但舒服的床在召喚，吐一口氣，不管不管……她往床一趴，睡覺去。

喬暫心不在焉地洗完澡，回想著郁薇驚詫的目光，她在那個房間看見什麼？

不對，不只房間，沒事她怎會從樓梯往下走，又怎會去檢查那扇門，可……如果

看見，她沒道理會表現得一臉平靜，當時那張青色的鬼臉，距離她不到一寸。

所以，到底是看見還是沒看見？

應該是沒看見的吧，他已經把金剛菩提手鍊拿走，可是……唉，那個讓人操心的傢伙。

郁薇的房門沒關，喬暫一面用大毛巾擦乾頭髮，一面進屋。

她睡熟了，眉眼舒展，臉上沒有受到驚嚇導致的不正常青紫，上次看到鬼魂，她的表現可不是這個樣子，所以……沒有看到吧。

喬暫彎下身，看見她濕漉漉的頭髮貼在臉龐，根本沒吹頭髮，把他的話左耳進、

右耳出？很好，明天再算總帳。

坐到床邊，他把她的頭髮擦乾，再拿來吹風機，開最小的風速，慢慢幫她把頭髮烘乾。

被伺候的感覺不是普通爽，因此郁薇雖然睡得很熟，嘴角卻微微上揚。

Crescent Family